

# 悼念梁辰

毛旭松

从此，行走烟台群网名“井底蛙”的QQ号永远不会再亮起。

一如往常，8月20日下午，群友扯七谈八聊大天。忽然，刘岩姐发了句“梁辰去世了？”心头一紧，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了我，因为好久没有见到梁辰上线跟大家分享笑话和他的诗歌了。柳华东、姜海波、李顺高三位老哥很快搭话，同样是震惊。片刻，姜海波打听到梁辰去世的消息属实，大家希冀虚惊一场的愿望落空了。我查了查聊天记录，他最后一次发言停在了7月15日。

我和梁辰素昧平生，连面都没见过，倘若不是他曾发照片给我，甚至都不知道他的模样，可他却是我最为敬佩的作家。私聊不多，也都是谈工作的事。梁辰是位高产的作者，给了我很多的文章，至今尚有多篇文章未来得及发表。你从他的文字中能读到睿智、风



## 梁哥印象

柳华东

生活是不公平的，可是不公平的生活并不能击倒一个真正的男人，梁哥居然开始以诗歌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希望与热爱。

我们时常总是对生活牢骚满腹，总感觉生活对自己不公。其实，看看梁哥就会明白，只要你还能奋斗，老天爷就是公平的。而一旦你缺少了奋斗的勇气，纵使再好的条件，也是过眼烟云。

人生何惧坎坷与挫折？人间正道是沧桑，难道不是吗？

今年6月，好长时间没有联系的梁哥竟在QQ留言：华东，我近来找到一差事，在一家论坛当管理员，他们一个月给我500大洋！嘿嘿，但我必须要拉够一定的人头，哥哥就只好求你帮忙，有空的话把你的作品发上来，帮哥哥一个忙可以吗？不怕你笑话，哥哥现在就认识钱了……

看到这个留言，我心头一热：梁哥之所以要做这个管理员，一定是想为这个贫寒的家庭挣点钱，也算对被自己拖累的家庭的一点贡献。我赶紧回复，并发上自己新写的一篇散文。我想帮助他做好这个工作责无旁贷啊！

再后来，几乎就没了梁哥消息，博客也没有更新，QQ上也见不到他的影子。我就想，好家伙，一定忙着做他的管理员了！这样的工作我是明白的，非常辛苦，而且赚不到多少钱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也不好打扰他，就一直没敢提醒他博客该更新了。

生命对于他而言，实在太苛刻了：活着竟是如此的艰难与痛苦。可他坚强地活着，留给我们的都是阳光。这也正是大家怀念他、对他的离去痛心疾首的原因！

春天时，他计划出一本诗集，并说：出版了，就给老弟一本作纪念啊！

痛哉，梁哥！

愿您一路走好，愿您在天堂再无痛苦！

2014年8月25日

星期一—

编辑:毛旭松    美编/组版:孙雪娇

“行走烟台”的读者对梁辰这个名字会很熟悉，我们常从他的文章中读到乐观和自信。可很少有人知道他瘫痪在床三十多年，每篇文章、每个文字都是他费力敲打出的泣血之作。8月20日凌晨，梁辰永远离开了我们，谨以此版献上我们的哀思，愿天堂里没有苦难。

梁辰，1953年10月10日出生，山东烟台人。

趣、安详、自信，却从来读不出悲伤和痛苦。如果不讲实情，你很难想象，这样的文字竟然是从一位卧床三十多年的残疾人手中流淌出来的。当我们户外踏青，当我们推杯换盏、当我们花前月下，梁辰只有跟他的电脑为伴，靠着 he 的一根手指头在键盘上敲打出了那些饱含乡土气息的诗行。3月份他曾对我说，他要出一本诗歌集，给我看了下样本，淡雅的绿色封面上印着《且听蛙鸣》。他说等出版后让我替他张罗张罗，到时候送大家一些，亦不知梁辰的诗集如今是否已经如愿出版。

梁辰是热心肠，常常在群里插科打诨逗大家欢乐，好跟同乡李顺高等聊有趣的家乡故事。海阳樱桃熟了时，还热情地招呼大家去找他玩要。后来摄影高手王超发了张女人们欢笑的照片，梁辰见了很是欢喜，即刻就给照片配了首小诗。后来，王超邀请他来烟台市市区玩，我给王超发了篇介绍

梁辰的文章，超哥很是惊讶，也由衷佩服他坚韧不拔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。

病榻上的梁辰遭遇了太多的苦难，也许离开也算是种解脱。

梁辰老哥，一路走好，愿您在天堂用如椽大笔继续书写雄伟的华章！

我找到梁辰常在的文学论坛华林红枫，找来几首他最近一两个月创作的诗。对我这个对诗歌完全外行的人来说，我读出了莫言作品中的味道——乡土。

### 大地之灯（梁辰）

播种高粱的兄弟  
不负墒情，殷红的种籽  
从指缝间，一滴滴渗出  
连接土地的脉搏  
在犁铧踏过的一霎  
开始跳动  
期待八月，火把节  
北方的黑土地上  
有一个偷盗火种的人

高举着自己熊熊燃烧的心

千顷青纱帐  
变成黄昏的天空下  
血色无边的一片  
火烧云

### 我闻到了玉米秸的味道（梁辰）

这是被梦里的蛭蛭反复念叨几十年的味道  
夏末秋初    飞舞的镰刀  
与黄灿灿的收获的对话

一节一节的甜蜜  
让贪婪的牙齿    不停地放大  
那时候的我们  
是一群小兽    跟别的啮齿动物一样  
很强壮

可如今的小孩都成了  
关在笼里的的蛭蛭    他们离玉米  
越来越远    退化的牙齿  
已经啃不动    田野上的秸秆

梁辰，1953年10月10日出生，山东烟台人。1976年毕业于烟台师范学院，分配到烟台师范学院任教。1982年调入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。1985年调入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。1988年调入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。1991年调入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。1994年调入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。1997年调入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。2000年调入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。2003年调入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。2006年调入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。2009年调入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。2012年调入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。2015年调入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。2018年调入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。2021年调入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。2024年调入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。

经在几年前就失聪了，原来就是这个囊肿作祟啊！

尽管他回家说这件事尽量淡化问题的严重性，可是一听说大脑里有肿瘤，家里的气氛还是一下子沉下来了。那个晚上，家里人几乎都度过一个不眠之夜。第二天早上，老爸过来照顾我躺下。我说：“爸，不要紧张，医生说是良性的，现在这不算什么。”老爸叹了口气，说了一句话让我的心都抽紧了，他说：“我这个命啊！”

是的，老爸这一生很不幸。他六岁的时候，我的奶奶就病死了，当时祖父闯关东不在家，他跟着我年迈的曾祖父和大他三岁的姐姐长大。恰逢兵荒马乱的年代，吃的苦就不用说了。好不容易长大了成了家，还生了四个活蹦乱跳的儿子，可是等我们慢慢长大了又先后发现两个身患恶疾致残，并在九年前我的小弟离开了。更为不幸的是去年，我的母亲也撒手人寰，少年丧母，老年丧子丧妻，而且需要别人照顾的年纪，还要起早贪黑地照顾我，老爸这一生，谁敢说不苦呢？

现在，虽说是病情基本稳定了，可是他的身体大不如以前。由于眩晕，走路的方向性变差，脚跟发软，可是他不能休息，他还要照顾我啊！弟弟们也常常回来帮他，可是毕竟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，都要养家糊口，大多的事儿还要老爸自己担承，我一个年过半百的汉子，要一个耄耋老人天天伺候着，我有时真是于心不忍，我说爸啊，我这么个人给你老添了多大的累，真是造孽啊！老爸却说，别这样说！你妈妈不在了，有你坐在炕上跟我做个伴儿，说个话儿，家里也算是有人气儿，要是没有你，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呢？

话到了这个份上，我还有什么说的呢？日子还要过下去，两个越来越不中用的老男人还要继续挨下去。既然老天把我们爷俩的生命连接到一起，也许是一种前生的约定吧，我就没有权利自己放任挥霍和沉沦，尽管活着比死难上一百倍，也不能放弃这一纸生命的契约。我心里对老爸说，老爸，你要好好的，咱们都好好地活……



梁辰生前照片

## 永远的蛙哥

阿兮

恍惚记得二十多天前，我们还在QQ里聊着文字。你说：“阿惠，我最近在赶写一篇小说，我写得慢，编辑催呢，最近不能去文苑支持你了。”我说：“蛙哥，忙你的吧，注意身体。”没想到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话。

突然就想起我们的初相识了。我还记得，正是海虹最肥时。你在群里发着肥美的海虹图片，对海虹的习性如数家珍。你还特别强调，你此刻正吃着母亲为你晒制的海虹肉，半干的，嚼起来特别香。我说：“干脆你写个关于海虹的文章。”你大笑：“还真是，我就这写。”

本来以为，这章节随着群聊翻篇也就过去了。没想到晚些时候，你居然发了你写的海虹新作给我看。只看了一眼，我文字编辑的职业病即刻爆发，我截图了四五处别字和标点符号错误给你。末了，不忘语重心长加一句：“文字一定要严谨，在投稿前认真审核，检查修改……”你诺诺称是，说马上就改。

你喊着“阿惠”。我有些不满地纠正：“你可以喊我阿兮，或者今姐。”你说：“你才多大啊，敢让我喊姐？叫我蛙哥！”我很耐心地回：“我是60后，我女儿都要大学毕业了。”你笑：“我是50后”。我说：“别开玩笑！”蛙哥，你风趣幽默活泼、妙语连珠，又边聊天边吃着母亲晒的海虹肉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是50后的老大哥？

你的文章很快发在齐鲁晚报五味版，你说：“谢谢阿惠，如果不是你，就没有这篇文章。”我轻笑，心想这人真是礼貌，你写的文章，怎么谢我？却因此，拉开了我们之间的友情。你每有新作，都会先发给我看，让我点评挑错。有一次，是一篇比较长的散文，我边看，忍不住顺手帮你校正着字词和标点，再回发给你。你有些激动，连说太感谢了！我惊诧，这点小事，不必小题大做吧？

你先是沉默，然后期期艾艾对我说：“阿惠，你不知道我的病……我打字，只能用右手的一个手指……修改这一篇，要花好多时间……”我错愕，点开你发给我的一个关于你的报道链接——《梁辰：井底一笑向天歌》。

无异于晴天霹雳，蛙哥，你把我的思绪炸得粉碎了。一直给我阳光大男孩感觉的你，会是个瘫痪在床三十多年的残障人？我无法接受这事实。“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”，多可怕的病！从19岁至今，一间农家土炕上，动动胳膊和手指都困难的你，每日对着狭小的窗子，对着一台小电视和破旧的电脑，用文字生火，点亮生命。

我悟了“井底蛙”的含义。也是从这一天，我冲口喊出第一声“蛙哥”，我为我曾经对你的那些挑剔指责而羞愧。当我十指在键盘舞蹈，吹毛求疵的时候，不知屏幕对面的你，正用你的左手艰难抬起右手，颤抖着，用一个手指努力敲下字。你是如此多产的作家啊，以至于我想起你打字的情景，心就钝钝地痛。

你的坚强，你的乐观，你对生命的热爱如此强烈。你笑言是坐在地狱门口唱歌的人，你说能感觉到逼近的命运脚步，你早就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过着，随时准备一睡不醒。但我还是无法把写着温暖阳光文字，幽默豁达的你，同死亡联系在一起。在我心里，你与你的文字一样，是冬日暖阳，有一种生命的霞光万丈，照亮也温暖着许多人，这光芒，又怎会轻易熄灭？

蛙哥不死，必在他煦暖的文字中永生。